

# 知识积累与劳动力 资本化: 一个基础理论模型

任洲鸿\*

**摘要:** 知识生产要素被纳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并且具有固定资本的性质。知识生产要素与劳动者日益结合且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提出理论挑战和发展创新的机遇。本文基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展开对知识积累政治经济学内涵的探索性研究,在揭示并阐明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暗含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尝试将劳动力资本的积累,转化为知识生产要素价值的积累,以此构建一个劳动力资本积累的基础理论模型,有望在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

**关键词:** 知识积累 劳动力商品 知识生产要素 劳动力资本(化)

## 一、引言

随着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sup>①</sup>由物质生产领域向精神生产领域不断渗透和扩张,知识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服从于以追求价值增殖为本质内容的资本逻辑的要求,知识生产要素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从而引发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知识资本理论,正是这一经济事实在理论上的反映。<sup>②</sup>然而,既然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资本理论所关注的知识学习、知识转化或转换<sup>③</sup>、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等人类经济活动,日益表现为追求价值增殖的生产性劳动,也就完全可将其纳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野加以考察。本文结合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尝试以揭示并阐明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暗含的理论假设为切入点,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内构建一个劳动力资本化的基础理论模型,旨在阐释知识生产要素与劳动者的日益结合且一体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以此试图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抛砖引玉,以求方正。

## 二、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理论假设性质

众所周知,马克思第一次在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劳动力商品概念,为陷入绝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找到新的理论出路。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

\* 任洲鸿,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76826,电子信箱: rzh9893@126.com。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知识积累与劳动报酬递增:包容性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2YJA790109)的资助。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专业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②除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之外,国内学者也普遍认可西方知识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却乏善可陈。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和尝试性质。

③所谓“知识转化或转换”主要是指隐性知识(默会知识)与显性知识(言传知识)之间的相互转化或转换,从而形成知识转化和积累的螺旋。参田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2006《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中译本,知识产权出版社。

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sup>①</sup>劳动力商品所有者表现为“自由工人”，即“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sup>②</sup>

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直接表现为资本家对自己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过程，并将这种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称为雇佣劳动，即“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自由的]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sup>③</sup>（黑体部分为原文所加——笔者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自由工人的概念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sup>④</sup>所以，雇佣工人不可能为自己生产财富，而只能为他人生产财富，这也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积累表现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⑤</sup>

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这种近乎极端情况的理论判断，与其暗含的重要理论假设密切相关，即雇佣工人与科学知识就像雇佣工人与其他劳动条件一样，都始终处于一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sup>⑥</sup>状态，这个理论假设与其在《资本论》中明确表示始终“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sup>⑦</sup>的理论假设是内在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体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体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sup>⑧</sup>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表现为“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应当明天也能够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sup>⑨</sup>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实际上将劳动者掌握、占有和积累知识生产要素的可能性排除了，从而将知识生产要素排除在劳动力概念之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表现即“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sup>⑩</sup>。

当然，马克思并非没有注意到教育和训练等因素对劳动力形成的作用。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sup>⑪</sup>然而，对于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来说，既然教育费用是“微乎其微的”，那么这种劳动力也就服从于其“简单劳动力”的理论假设，即“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等于再生产他的生活条件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这个情况是这种商品（劳动力）的特征，但并不比以下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特征：役畜的价值是由维持役畜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是由生产这种生活资料所必要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sup>⑫</sup>基于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理论假设，马克思认为“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sup>⑬</sup>这也就决定了，“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

①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②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⑤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70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48页。

⑦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58页。

⑧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3-194页。

⑨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98页。

⑪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5页。

⑫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24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598页。

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sup>①</sup>可见,在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中,知识生产要素像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一样,同雇佣工人是“绝对的分裂或分离”的。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雇佣工人与科学知识的“绝对分离”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特征,只有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雇佣工人与科学知识的“结合”才有可能实现,即“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sup>②</sup>可见,马克思不仅将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起点,也将劳动力商品概念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揭示剩余价值来源的逻辑起点。然而,既然“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sup>③</sup>那么,劳动力商品概念本身也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否则它只会沦为一个僵死的抽象范畴。因此,我们应当结合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深入考察劳动者的知识积累<sup>④</sup>与其劳动力本身演化与发展的内在关联及其政治经济学内涵。

### 三、劳动力资本化: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曾提出研究精神生产的方法论原则,即“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sup>⑤</sup>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之中,而以追求价值增殖为本质内容的资本逻辑贯穿于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始终。<sup>⑥</sup>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上,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无论它是物质形态还是精神形态,若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到以追求价值增殖为本质内容的社会生产过程,只能以商品形式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本质上必然是一种以“资本生产为基础”<sup>⑦</sup>的社会生产方式,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生产要素的生产与积累,也必然服从于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这正是研究和阐明劳动者的劳动力由商品向资本转化的政治经济学依据。<sup>⑧</sup>

实践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劳动的知识化程度不断提高,是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知识日益成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独立生产要素,并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关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政治经济学性质,马克思曾有过专门的论述,他指出:“[不变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sup>⑨</sup>可见,科学知识具有固定资本的性质,与其他物质生产资料一样,都是现代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当然,像其他任何生产要素一样,知识生产要素不可能单独进行现实的生产活动,而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sup>⑩</sup>

①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572页。

②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5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89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知识可包括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又译为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又译为隐性知识)两种类型(参见迈克尔·波兰尼,2000《个人知识》,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前者可通过语言、文字、图表等直接表达和交流,即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知识;后者是高度个体化的、不可言传的、难以交流和与他人共享的个人体验、感悟和技艺等,如某种技能、技巧等。默会知识不仅难以计量,而且是创新的源泉(参见余光胜、毛荐其,2007《技术创新中默会知识转移问题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第2期)。对于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来说,言传知识和默会知识是一个整体,而言传知识只是这个知识整体中的“冰山一角”(维娜·艾莉,1998《知识的进化》,中译本,珠海出版社,第73页)。因此,“知识积累”指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言传知识和默会知识的积累,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等复杂过程的总称,这也是我们探讨劳动力价值及其演化问题时一个不可忽略的理论维度。

⑤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96页。

⑥参见任洲鸿,2011b《试论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经济学家》第3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⑧关于劳动力由商品向资本转化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参见任洲鸿,2011a《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海派经济学》第4辑。

⑨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8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10页。

然而长期以来,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资料范畴所作的教条化理解,人们总是将生产资料等同于物质生产资料,而忽视了知识生产要素在生产资料概念中应有的理论位置。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知识生产要素日益被劳动者通过学习、教育、培训和生产实践等劳动形式所掌握、占有和积累,雇佣劳动者与知识生产要素不再“绝对分离”,反而是日趋紧密结合且一体化发展。<sup>①</sup>可见,劳动力的再生产并非如马克思所假设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简单再生产。正如 McDermott 所言“在现代发达经济中,劳动力的生产不再像《资本论》中描述的那样仅仅表现为‘劳动者本能的自我维持和繁殖’,而是首先隶属于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化的教育系统的投资与控制过程。”<sup>②</sup>可见,劳动力的价值也绝不能如马克思所假设的那样可以还原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即使包括“微乎其微”的教育费用)。

事实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劳动力价值的不确定性,仍然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无法回避且尚未解决的理论难题。与此同时,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知识资本理论,则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快速兴起并广泛传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而且还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实证研究成果。舒尔茨明确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经济现代化是相伴相随的。的确,我们的经济系统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没有它,除了那些从财产中获得收入的人,就只有艰苦的体力劳动和贫穷。”<sup>③</sup>尽管人力资本概念与劳动力资本概念具有本质区别<sup>④</sup>,但人力资本概念却紧紧抓住了知识与劳动者日趋结合的经济事实,而这恰恰正是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所无法容纳的经济内容。实践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级,“这个阶级由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占有者所组成,而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就是按词的准确意义来理解的知识与信息。”<sup>⑤</sup>正是由于劳动者对知识生产要素的掌握、占有和积累,逐渐改变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库兹涅茨对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在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所得所占的份额大约从 45% 下降到 25%,而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却从大约 55% 上升到 75%。美国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 3/4 的雇员报酬。<sup>⑥</sup>毋庸置疑,这里的雇员报酬既不会等同于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sup>⑦</sup>,也难以用影响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sup>⑧</sup>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基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基本原理<sup>⑨</sup>,既然知识生产要素已经成为生产条件的重要内容,那么相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与科学知识“绝对分离”的“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而言,知识与劳动者相结合必将引发生产条件分配状况的新变化,它客观上要求收入分配结构的深刻变革,因为“这种分配关系(即生产条件的分配关系——笔者注)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sup>⑩</sup>在知识与劳动者相结合的新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日益表现为劳动者通过与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属于其自己的劳动能力(体力和智力)与知识生产要素(由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双重经济过程,而与劳动者的劳动力一体化增长和积累的知识生产要素,也就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本(或可称为劳动者的知识资本)。<sup>⑪</sup>可见,在突破马克思“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知识生产要素与劳动者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特征,尝试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劳动力资本化理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资本理论的时代要求。

#### 四、劳动力资本的积累机制:一个基础理论模型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概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资本积累表现为价值的积累,即“把剩余价值当作资

①参见任洲鸿,2007《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劳动价值论阐释》,《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②McDermott, John F. M. 2007. “Producing Power – labour.” *Science & Society*, 71(3): 299 – 321.

③舒尔茨,2001《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0页。

④参见任洲鸿、刘冠军,2010《国内近年来关于劳动力资本化问题的研究述评》,《经济评论》第6期。

⑤米·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1994《未来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4页。

⑥舒尔茨,2001《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3页。

⑦事实上,“在美国,只有12%的收入是用来购买食品的。”参见舒尔茨,2001《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3页。

⑧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4页。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3-34页。

⑩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994页。

⑪参见任洲鸿、刘冠军,2008《从“雇佣劳动”到“劳动力资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sup>①</sup>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则表现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积累,即“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sup>②</sup>然而,作为知识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资本并没有独立的实物形态,它只能存在于活的人体之中,从而使劳动力资本的积累既无法直观也难以直接计量。既然知识生产要素的生产和配置已经服从于追求价值增殖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那么劳动力资本的积累本质上也就是知识价值的积累,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生产要素存量的增加。诚如马克思所说“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量,而且不仅指科学不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科学的这种过程或科学的这种运动本身,可以看作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sup>③</sup>基于这种方法论原则,我们尝试构建一个劳动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基础理论模型。

我们假设符合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为 $V$ ,该价值可以完全还原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在此,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微乎其微”的教育费用忽略不计),再假设劳动者在工作之前所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生产要素,即最初的劳动力资本为 $K_{10}$ ,而 $K_{10}$ 的价值显然无法还原为生活资料,也无法还原为一定量的教育或培训费用,因为它是由劳动者在学习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抽象劳动凝结形成的价值,其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者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生产要素。<sup>④</sup>可见,劳动者最初的劳动力资本的价值,主要是在劳动者进入雇佣关系之前的学校正规教育、职业培训等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即最初的劳动力资本的形成处于实际的生产劳动过程之外,我们可将 $K_{10}$ 的形成过程称为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

严格说来, $K_{10}$ 仅仅是劳动者通过学习劳动而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生产要素本身,它还没有获得作为劳动力资本的社会经济规定性,因为这部分精神生产资料还没有参与到实际生产过程之中,即尚未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资本,也可以说“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生成。”<sup>⑤</sup>劳动者最初的劳动力资本正是如此。当劳动者处于接受教育、培训和学习阶段时,劳动力资本还不存在,只是正处于生成过程之中。只有当掌握和占有知识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参与实际生产过程时,与劳动者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生产要素即“潜在的”劳动力资本,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资本,因为“这种最初的价值额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活劳动才变成资本。”<sup>⑥</sup>而劳动力资本一旦从最初的“潜在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的形式,那么它也就成为自我积累的前提,因为“资本只有使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的自身和作为被产生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区分开来,才会成为自行长久保存的和自行增殖的价值。”<sup>⑦</sup>

事实上,这个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就是劳动力资本化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本的自我积累过程,或劳动者的知识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自行增殖和动态演化过程。因为随着作为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实际生产过程的逐步展开,劳动力资本越来越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过程的结果,这一劳动过程也就是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和与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生产要素的使用过程,进而使劳动力资本通过劳动主体自身劳动过程的周而复始而不断积累。与劳动者的劳动力相结合的知识生产要素,一旦成为现实的生产条件,从而获得了劳动力资本(或劳动者的知识资本)的社会经济规定性,那么就不仅会不断地再生产和新生产出这种知识生产要素与劳动力的结合,而且会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出这种结合,从而会加速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本化过程。既然“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sup>⑧</sup>那么,劳动者的每一次实际生产过程,也就表现为其劳动力资本实现自我运动和自我积累的内容,而且这种以知识生产要素为内容的劳动力资本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sup>⑨</sup>

①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635页。

②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6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95页。

④马克思认为,学习劳动是实现劳动者占有和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而“完全同对于教师的服务支付报酬无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56-45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5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4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5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94页。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在其他商品中的凝结,而仅仅考虑与劳动者的劳动力相结合的劳动力资本的积累,那么从知识生产要素的价值增殖视角可将这一过程表述为:

$$\begin{aligned}
 & \text{由于 } K_{L1} = K_{L0} + \Delta K_{L0} \\
 & K_{L2} = K_{L1} + \Delta K_{L1} = K_{L0} + \Delta K_{L1} \\
 & K_{L3} = K_{L2} + \Delta K_{L2} = K_{L0} + \Delta K_{L1} + \Delta K_{L2} \\
 & K_{L4} = K_{L3} + \Delta K_{L3} = K_{L0} + \Delta K_{L1} + \Delta K_{L2} + \Delta K_{L3} \\
 & \dots\dots \\
 & \text{所以 } K_{Lm} = K_{L(m-1)} + \Delta K_{L(m-1)} = K_{L0} + \Delta K_{L1} + \Delta K_{L2} + \dots + \Delta K_{L(m-1)} \\
 & = K_{L0} + \sum_{j=0}^{m-1} \Delta K_{Lj} \\
 & \text{则有: } L_{vm} = V + K_{L0} + \sum_{j=0}^{m-1} \Delta K_{Lj}
 \end{aligned}$$

其中: $j=0, 1, 2, 3, \dots, m-1$ ;  $L_{vm}$ 表示第  $m$  次进入实际生产过程时,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  $V$ 表示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劳动力价值;  $K_{Lm}$ 表示第  $m$  次进入实际生产过程中时,劳动者所掌握和占有并与其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的价值;  $K_{L0}$ 表示劳动者在参与第 1 次实际生产过程之前,通过学校正规教育、职业培训等方式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生产要素,即原始的劳动力资本的价值;  $\Delta K_{Lj}$ 表示在第  $j$  次实际生产过程中“内化”于劳动主体自身的新增知识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的价值,它依劳动者每次实际生产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量的变化而变化。特别地,当  $j=0$  时,劳动者初次进入实际生产过程,通过“干中学”<sup>①</sup>来增加知识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的过程刚刚启动。所以,可以认为  $\Delta K_{L0}=0$ ;  $\sum_{j=0}^{m-1} \Delta K_{Lj}$ 表示劳动者在前次实际生产过程中知识积累增量的价值。

上述劳动力资本积累模型,既能解释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下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也能解释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理论假设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当  $K_{L0}=0$  时,说明劳动者在初次进入实际生产过程之前不掌握和占有任何知识生产要素,它相当于马克思“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即与科学知识生产要素始终处于“绝对的分裂或分离”状态的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且有  $K_{L0}=0$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假设,即雇佣工人获得的工资只能够维持其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sup>②</sup>则  $\Delta K_{Lj}=0$  (其中  $j=0, 1, 2, 3, \dots, m-1$ )。这样,符合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劳动力价值就恒等于  $V$ ,即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完全可以还原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根据这种理论假设,无论劳动者如何努力劳动,都不可能增加自身劳动力的价值,更不可能为自己创造和积累财富。

尽管马克思曾明确表示“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sup>③</sup>然而,通过理论假设可以建立起科学的概念,但概念本身毕竟不等于经济事实。实际上,即使  $K_{L0}=0$  (即马克思所说的“微乎其微”),劳动者仍然能够在生产劳动实践中通过“干中学”来逐步积累生产经验、知识和技巧(其中包括大量难以测算的默会知识),因为劳动者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sup>④</sup>,从而能够将一定量的生产知识、技巧和经验等作为知识生产要素“内化”于自身,也就必然掌握和占有一定量的劳动力资本。不可否认,  $\Delta K_{Lj}$  不仅会依劳动者不同而不同,而且也会依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实际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无疑必有  $\Delta K_{Lj} > 0$ 。因此,即使对马克思严格设定的雇佣工人来说,也必然存在着不断积累其劳动力资本的趋势。

事实上,马克思也意识到“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sup>⑤</sup>“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sup>⑥</sup>也就是说,由于  $\Delta K_{Lj} > 0$ ,那么  $\sum_{j=0}^{m-1} \Delta K_{Lj}$  就是一个不断增加的量,即劳动者所掌握和占有的劳动力资本具有自我积累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所严格设定的雇

①参见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s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2): 155 - 173.

②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93-194页。

③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160页。

④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0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94页。

⑥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630页。

佣劳动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随着劳动者的实际劳动过程的不断展开而不断消逝着的概念,因为对知识生产要素的掌握“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sup>①</sup>然而,由于马克思始终都受到自己“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的限制,并没有根本上突破“资本-劳动二元对立”<sup>②</sup>的理论思维,从而使雇佣工人所掌握和占有的劳动力资本,在概念上始终处于最初的水平上,这也就决定了雇佣工人只能获得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即工资。因此,马克思明确认为“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的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sup>③</sup>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理论观点: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结合即实际生产劳动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商品(即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外在于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劳动者所掌握和占有知识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或劳动者的知识资本)的运用、生产和积累过程。可以说,与劳动者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资本的积累,本身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要素,因为资本只能理解为独立化的和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它“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可以转化为任何一种商品,并且在每一种商品中继续保持同一价值量,并成为把自身当作目的本身来自我发生关系的价值。”<sup>④</sup>可以说,作为知识生产要素的社会载体而存在的劳动者,其所掌握和占有的劳动力资本与其他任何生产要素一样,都只表现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始终处于一个不断生成、积累、更新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 五、简短总结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积累日益成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西方知识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知识积累,尤其是劳动者直接掌握和占有的知识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还有待于深入研究。笔者认为,知识积累所包括的知识学习、知识转化或转换、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等一系列人类经济活动,一刻也不能离开知识主体即劳动者的活劳动。因此,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系统展开对知识积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予以充分重视的重要理论研究领域。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生产要素被纳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知识生产要素具有固定资本的性质,并且能被劳动者通过学习劳动和生产实践等方式所掌握、占有和积累,从而成为属于劳动者的劳动力资本,它决定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必然处于自我增殖的动态演化过程之中。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我们有理由尝试将劳动力资本的积累,转化为知识生产要素价值的积累,以此构建一个劳动力资本积累的基础理论模型,从而有望为继承和拓展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2.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3. 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4.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5.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6. 马克思,1972、1973、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3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7. 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8. 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9. 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0. 马克思、恩格斯,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1. 迈克尔·波兰尼,2000《个人知识》,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
12. 孟扬、孟捷,2010《默会知识与企业理论:一个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经济学动态》第10期。
13. 任洲鸿,2007《西方人力资本概念的劳动价值论阐释》,《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14. 任洲鸿,2008《从“对立”到“和谐”——资本-劳动关系历史演变的劳动价值论阐释》,《探索》第4期。

(下转第46页)

<sup>①</sup>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226页。

<sup>②</sup>参见任洲鸿,2008《从“对立”到“和谐”——资本-劳动关系历史演变的劳动价值论阐释》,《探索》第4期。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01页。

<sup>④</sup>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508页。

- Paren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Co - residence ,and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s. ”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11( 1) : 84 - 112.
26. Secondi G. 1997. “Private Monetary Transfers in Rural China: Are Families Altruisti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3( 4) : 487 - 509.
27. Tobin J. 1958.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 *Econometrica* 26( 1) : 24 - 36.
28.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Highlights and Advance Tables. ”Working Paper No. ESA/P/WP. 220.

## The Patterns and Motiv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China: Evidence Based on CHARLS Data

Jiang Kezhong<sup>1</sup> ,Pei Yu<sup>1</sup> and Xia Cemin<sup>2</sup>

(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By utilizing 2008 CHARLS data ,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elderly parents with bad economic condition obtained lots of transfers from their adult children , at the same time , the elderly gave lots of transfers to their grandchildren. By using Heckman two - step estimation , we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transfers of adult children family giving to the elderly par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parental income , which rejected the altruism motive hypothesis and support the exchange motive hypothesis. This paper also showed that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crow out”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Therefore , In the future , perfecting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as well as encouraging the adult children to help their parents , can work together effectively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old population.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ltruism Motive; Exchange Motive

**JEL Classification:** J14

( 责任编辑: 陈永清)

( 上接第 19 页)

15. 任洲鸿、刘冠军 2008 《从“雇佣劳动”到“劳动力资本”——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8 期。
16. 任洲鸿、刘冠军 2010 《国内近年来关于劳动力资本化问题的研究述评》,《经济评论》第 6 期。
17. 任洲鸿 2011a 《劳动力资本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海派经济学》第 4 辑。
18. 任洲鸿 2011b 《试论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经济学家》第 3 期。
19. 舒尔茨 2001: 《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维娜·艾莉 1998 《知识的进化》,中译本,珠海出版社。
21. 余光胜、毛荐其 2007 《技术创新中默会知识转移问题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2 期。
22. 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 2006 《创造知识的企业: 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中译本,知识产权出版社。
23.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s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2) : 155 - 173.
24. McDermott John F. M. 2007. “Producing Power - labour. ” *Science & Society* , 71( 3) : 299 - 321.
25. Paolo Virno. 2007. “General Intellect.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15( 3) : 3 - 8.

##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Labor Capitalization: A Basic Theoretical Model

Ren Zhouhong

( School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apital - based production mode and acquired the nature of fixed capital. The comb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abor and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feature the Knowledge Economy Age ,which gives rise to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for Marxism theories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Based on the epoch features of Knowledge Economy Age and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makes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connotations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two - fold character of labor. It attempts to convert the accumulation of labor capital to that of the value of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and clarifying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from Marx ' s labor force commodity theory. A basic theoretical model of labor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been constructed with a view to enrich and develop Marx ' s theory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knowledge economy.

**Key Words:** Knowledge Accumulation; Labor Force Commodity; Knowledge - based Factors of Production; Knowledge Capital; Labor Capit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51 J24

( 责任编辑: 彭爽)